

# 突圍令

莊 湧 著

海 燕 書 店

莊湧著

突圍令

·一九四七·



---

# 突圍令

---

作者 莊 湧

發行人 俞 鴻 模

出版者 海 燕 書 店

總經理 羣海聯合發行所

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

基本定價 三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新版

# 目錄

頌徐州	一
給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	七
祝中原大戰	一六
七月週年獻詞	三三
給築路的農夫	三七
遙送行	四三
同蒲路——敵人的死亡線	四七
朗誦給重慶聽	五二
風火進行曲	六〇

## 頌徐州

徐州，你中國的凡而登，

連防山頭

用礮火

叱止敵人的進攻；

不准他過去呀(not has he pass)！

讓機關槍

對準他們演說吧！

「向後轉，

回老家，

三島的櫻花盛開啦！」

徐州，你是一條鋼鐵的撐牙棒，

撐得猛虎淚眼向上；

北上者，

廝守着淮河待它乾枯，

南下的十萬精甲

送進了

「小諸葛」的「八陣圖」。

不要咬牙切齒呵，

梅津先生，

慢慢的「切磋琢磨」吧，

在中國

會流傳着鐵杆磨成針的故事。

徐州，你中原的咽喉，

放開嗓子吼，

誰要扼住你，

你就咬斷他的手；

敵人的手爪

曾斃食了千萬人的血肉，

你如今當爲千萬個死者

作復仇的怒吼！

用敵人的頭填滿礮坑，

用敵人的血肥我田隴，

讓加藤少佐們的骨灰，

在你的天空隨風飄散吧！

徐州，你英勇而年青，

你的名字表示「戰鬥」！

你製作一串磊落的詩句，



你縱筆揮成壯麗的油畫，

「台兒莊大捷」，

震動了太平洋，

九萬萬隻眼睛

向你閃放着希望的光；

你不能退縮的活，

你不能卑污的降——

徐州呵，

在祖國的最前線，

你英勇的站住吧，

要不然

爲了再生

你就英勇的去「死」！

一九三八，五，七，郅城血戰時。

# 給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

一個中國恰當整個歐洲大，

但十個月就給佔領了：3—7，

十個月，在中國3—7土地上，

皇軍才戰死了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

將軍的報告輕易而婉轉，

彷彿給支那一個諷刺：

「你看……你看！」

然而我們的損失才這麼一點點！」

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

光榮呀！

當你們的血洒遍在

中國土地的時候。

你們沒有死呀，

你們永遠生存在活人的記憶裏，

——日本人記憶着呢！

中國人記憶着呢！

全人類都記憶着呀！

活人死掉

也要把這光榮的記憶

傳給子孫的！

148679

才六位數字呀，

在算術上你們的價值很渺小；

但你們的英勇動作，

震撼了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

震撼了日本台韓的一萬萬，

十三萬萬旁觀者

也爲你們的砲烟迷眩了眼！

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呀！

當踏上中國戰場的時候，

還記得「祈戰死」的歌嗎？！

倘然，你們是如願以償了；

然而，罷嚟，

讓上帝主持公正吧！

當昭和陛下再送來 148679 顆頭顱的時候，

中國人民願再讓出中國土地的另一個 3—7，

剩下 1—7 的柏米爾高原，

我們到山上啃草去了，  
我們再不敢和皇軍抗戰！

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九呵！

天堂和地獄，你們生前可曾幻想，

歌頌或詛咒，你們死後也無法較量！

當你殺人的時候，

你是英雄！你是天神！

當人被殺的時候，

你也鳥獸似的哀吟！

假若沒有這一灣海水阻住歸路，

你的魂魄仍是「深閨夢里人」；

在櫻花影里，

她將突然驚覺你的存在，

呵！歡迎呀，凱旋的將軍！

那時你將如何？

還要囑咐她

把兒子再送入皇軍的行列嗎？！

一個「1 4 8 6 7 9」。

兩個「1 4 8 6 7 9」。

再來一個「1 4 8 6 7 9」。



又是一個「148679」。

像狂醉的瘋漢

乾一杯……

兩杯，

再來乾一杯；

傾壺而盡吧，

索性覆甕還要爽快呢！

當無數的「148679」

在中國與死亡掙扎的時候，

當「148679」的父母姊妹

在日本

向貧窮哀吟的時候，

中國軍民作一致的呼吼：

替中國死難同胞復仇！

替日本「148679」弟兄復仇！

未死的「148679」弟兄轉過槍頭吧，

用大砲，

用炸彈，

向昭和，

向近衛，荒木，

向梅津，松井，

看他們和「人」的分別在那里？！

看他們在死亡的面前恐懼也否？

五，二十五，隴海大戰時。

註：五月×日敵司令官，在兗州對士兵訓話，公佈開戰以來死亡數字爲 148679。

## 祝中原大戰

爲了要慶祝七月的週年紀念，

在千里河山包圍下，

籌備了一場大戰！

一條栽倒的黃河，

又一道滾滾的長江，

他們是同母的弟兄倆，

自幼兒分別在巴顏克拉山旁，

遼遠的離情無法彌補，

兩道大堤規定了各自的去路；

天上的烏雀一年搭一次七夕橋，

人間的走獸，如今在江河中間，

挖開了缺口無數道；

炸破了河堤

像虎柙斷了鎖；

豫皖平原，

兩弟兄抱頭哭嚎啣！

頭枕着函，尾浴鄱陽，

大別山，像一道影壁牆，

杖住隴海，又跨過平漢，

捍衛着內中國的心臟！

這樣子，前阻大山，後遭洪水，

雄山大水，圍成了一大片戰場；

義大利的飛機

德國的大砲

日本的毒氣

集中武漢的胸膛！

紅的火，綠的田園，

黑的烟，白的雲，

潛艇和水雷，

攪翻了長江！

呵！誰見過天不柱山的傾倒？！

呵！誰聽過維蘇威火山的咆哮？！

這兒是沉默的死亡的原野，

——沒有呻吟或嘆息。

不慌張也不猶疑，

在那吐火的暴君的面前，

千萬個帶枷的奴隸，

排成安靜的行列，

用生命解釋自由的意義！

到前線去吧！

到前線去，我們將要死；

這過去的日子再也不值得記憶，

一個勇士只能死一次，

然而我們有明天，

明天——

有鷄啼，



有黎明號，

有太陽，

有風，

有自由，

有勝利！

七月，在漢口。

# 七月週年獻詞

「太陽照耀在東方，

勝利的前途在望！

勝利的前途在望！

勝利的前途在望！」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我們

用毫無厭倦的歌吼，

向天空

披示悲喜。

你不能沉默，

你不能猶疑，

你就是自命懦弱，

也要抖擻起！

操場，

監獄

柳外高樓，

野豬林，

柏油路，

斜陽古寺……

像大海

不疲于跳躍的波濤，

像風在長空奔走，

把義勇軍進行曲

掛在嘴邊呼嘯：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是深夜里怒鳴的號角，

喚醒雄鷄！

催人早起！

七月七

——震動歷史的日子，

開始殺戮，

開始哭泣，

在蘆溝橋，

敵人用砲彈

把我們的地雷掀起！

修麟閣，

趙登禹，

以生命作信號，  
于是戰爭開始！

## 八二三

在窒息的惡夢里，

一槍既響，

萬槍皆發，

開北陡地站起來，

姚子青，

閻海文，

侵略——抵抗！

「膺懲」——雪恥！

雙方同意，

戰爭開始！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走遍了黃河長江！」

不管你家鄉在那里，

戰爭一開始，

你就開始奔波的記憶；

不是逃走，

是找尋

各自的崗位，

戰鬥的方向，

戰鬥的陣地！

從廣州，

向陝北，

從桂林，

向漢口，

從平津，

向昆明，

從上海，



向山西……

三千萬青年，

用跳動的心，

用壯健的腳步，



在古老的中國土地上，

劃一個否定符，

讓弟妹們

走新的道路！

「把奴隸的枷鎖，

快快打碎，打碎，

打碎……」

這兒是生長我們的土地，

我們自己把守！

讓我們的血漲破永定河，

骨肉塞死南口！

陳懷民

中國的鐵拳頭，

看見了沒有？！

當奴隸與镣銬俱碎的時候，

誰敢顛抖？！

「把自由的旗幟，

高高舉起，舉起，

舉起！」

自由旗，

用血染！

自由的意義，

用生命解釋！

我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心，

中國人的意志，

保護中國的土地，

像保護父母的坟，

愛自由，

像愛我們的未婚妻。

「中國人熱度五分鐘」，

這惱人的言語，

怎麼再沒有人提起？！

第一期抗戰：

淞滬堅守！

平型關突擊！

第二期抗戰：

台兒莊大捷！

花園口黃水殲敵！

第三期抗戰：

鄱陽湖，

大別山，

七十萬無名士，

光榮的戰鬥，

光榮的死！

時光如矢逝，

又是七月七！

七月裏

臨風立白荷，

脉脉地

把撲鼻的幽香散播；

然而固執的時代，

給我們注定了命運，

多少人悲慘地去死，

多少人在恐怖與飢餓里生活！

去找誰？！

全人類被一道苦難的繩子緊縛！

在阿比西尼亞，

在西班牙，

把生命財產作一次統計，

誰不驚訝？！

然而這一筆歷史的血賬，

必須在我們這一代結清；

對付撒潑的賴債者，

只有用密集的車，炮，

代替算盤珠的響聲！

「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是鐵的心，

衛護中華民族，永作自由人！」

雄壯的歌聲，

譜配着戰鬥機的馬達，

鋼鐵的隊伍，

在中國站起，

向戰場前進，

用猛烈的彈雨

向敵人發表我們沉痛的七夕紀念詞！

一九三八，七月，漢口。



## 給築路的農夫

剛才，我們的汽車從涇水經過，

昨夜的山洪

把那裏的木橋沖破！

三條牛，

七個人，

鋪上麥草路，

才把車輪拖出沙窩！

現在

又看見你們這一夥

在這里工作。

十天前

我從那毀滅的戰場，

爬過四百里無人的山野；

像一隻惶恐于

沙漠的野獸，

我以為世界上

海已乾涸，

花已零落！

今天又看見這平原，

這草，

這小河，

這鑿碎的山石，

木棒，

青石條，

秫楷……

（希望和建設）

我們的車子，

從你們臨時搭放的跳板上

慢慢挨過；

感謝和喜悅淹沒了我！

這條路

向河西運糧食，

向榆林運軍火，

運回來掛采的弟兄，

也運回來我這不能再走路的兩腳！

你們是剛放下犁耙的農夫呀！

又搬出來這些——

扒鏟，鐵掀，

拉條筐，扁担……

脫光了脚，

踏碎泥水里的冰雪，

把大石塊砌成路磚，

從高崗上抬下土，

把窪坑填滿……

犧牲休息的時間

供獻給這條路、

對來往的車馬，

不要酬報；



黑臉上

閃放着微笑！

抗戰的隊伍，

是響亮的洪流；

而你們是無名的

——大禹的工人

在治理河道！

一九三八，三，西安。

## 遙送行

從不可知的時間，

踏上不可計算的路！

你去了，

你哭。

哭泣

在我們並不是弱者的自辱；

那暴漲的山洪，  
誰阻遏得住！

風砂里的疲勞，  
會戕死你記憶里的愁苦！

山林里

高揚的歌聲，  
又將重新建立起  
你年青的自負！

流過淚的眼睛，



像雨後的太陽，

更聰明，

更亮，

它閃放着

復活了的希望！

在長冬的山國裏，

把夢花的地下莖

札得更深吧！

不要讓冰雪的寒冷

再淹死它呵！

用這一羣早來的春燕，

組成我詩句的行粒

迎風北飛；

去揭露雲砂的幔幕，

讓天空

吐出我一片青色的靜默。

# 同蒲路——敵人的死亡線

是一隻固執的鐵手

撐住長城，

在南口

扎下了湯恩伯的十萬哀兵，

緊急的重砲

大聲呼喚，

要喊醒垂死的北平！

敵人的炸彈雖重，  
也炸不倒八達嶺，

毒瓦斯

闖不過迎面的西北風，

碰破了頭

才知道此路不通，

轉回身，

偷襲察北，

像一股倒捲的狂流

在張家口

潰奔向大同。

含兩眼痛淚，

破壞了居庸關

——平綏路的鼻孔，

南口的衛隊

擺脫敵圍，

向廣靈轉動。

平型關，八路軍埋伏——突擊，

板垣的「奇兵」，潰不成師，

三四千「皇軍」葬身在夾峪里，

西北線第一次大勝利，  
游擊隊也就此建立了根據地。

忻口的堅守，

娘子關的截堵，

血肉的長城

阻不住用機械助長了暴力的瘋獸，

正太線，太原，同蒲路一半，

線和點都不必死守，

轉進向臨汾，

發動全面戰鬥。

韓信嶺，山高鳥難渡，

三千發排砲

也打不破深雲古寺的寂寞，

石樓山，西北角的砲樓，

大麥郊苦戰不低頭！

東南上，一道沁水

替日本兵開了條陰溝，

坦克車，像黑甲蟲，

偷偷的爬過了伏牛山，

猛撲侯馬，運城，

三百鐵騎，

輕機槍手，

向禹門渡

星夜疾走，

要截斷我軍的後路，

「大殲滅」

在帝堯的故都！

爲輕避敵鋒，待機反攻，

三十萬輜，砲，步，馬，

乘月黑風急，



轉移山窩中；

敵人的左，右，正，奇，

大迂迴，

捉住一座空城；

兩片鐵鉗碰出了火星，

盤七十二圈山頭，

也追不上旋風！

山叢裏，

響亮着游擊隊的歌聲……

剩一條同蒲路

作毒蛇的孔穴，

先頭敵騎，

揚三千里風砂，

爭飲黃河；

風陵渡，

煞住車，

用二十生重砲，

向潼關虛聲吆喝！

讓縱橫的狐兔，自覺得意，

連山萬里

我們在慢慢的張佈網羅！

寺內壽一的算盤，

一著不準全盤錯，

到處撲空，禁不住心頭冒火！

猛烈的追擊

才能收到戰果，

草根不除

是腹心大禍！

「掃蕩！」

「肅清！」

鼓起餘勇，

閉上眼睛，

向呂梁山

突進！

河津

襄陵

汾陽

三處敵軍拉起手

向軍渡，

向壺口，

荒涼的呂梁山，太平靜，

他們要開墾，耕種——

要用中國人的血

把枯草染紅！

每一個村鎮，  
每一座窖洞，  
炸開石縫，  
把仇恨播種！

山，河灣，  
溝，坑，

登雲——落井，

火光，槍聲，  
飢餓，疾病，

五個月

進退不休，

高低馳走，

揚起了臂膀，砍斷了手，

嘆一口氣，收了兵，

回城去，休息，補充，調整。

中條山——一道盲腸，

一道恐怖的黑影，

留下怕發炎，

割去又不能！

五台山——一塊鐵骨，

卡在狗嘴裏，

吞吐都不能！

用中國的山軍

襲擊島國的海盜，

積小勝爲大勝——

三十萬「皇軍」

經不起五千和六十來乘，

一大筆血債，

讓敵人零碎還清！

日本人腿子雖短氣魄兇，

大本營（瘋人集中營）

要強渡黃河

進攻西蘭路

截斷中蘇的交通。

士兵的疲病未復，

又接到了命令，

第二次總攻：

向垣曲

向吉縣

三路撤兵，

向五台

「掃蕩」華軍殘餘！



「肅清」山西全境！

重轟炸機

抖起一陣嚇詐的風，

太行山，毛髮直立

爲諷笑故作吃驚！

躑躅的狼

盤旋的鷹，

踏遍萬山叢

也尋不見「勝利」的踪影；

像未來派的詩句，磊落不平，

有刺天的刀山，

有神話里恐怖的坑，

有明滅的火光，

有陣雨似的，夜襲的槍聲……

坦克車，爬不動，

毒氣也無法使用，

一座空城——

一個吃驚的黑窟窿！

「掃蕩隊」的掃帚

掃不動山里的石塊，

磨光了自身的毛

禿着頭發呆，

冷不防，一腳踏場了陷坑，

斷了糧草，

斷了交通，

辨不清方向，

用大砲亂轟。

像俯伏的野獸

——斥候的列兵，

呂梁山

躺直了身子

屏息諦聽，

黃河水

響得更遠——

更清，

是歡喜和驚疑

在胸中交迸！

一聲突鳴的號砲

扯開了低迴的山風，

伏兵齊起

喊一聲：衝！

手溜彈，發了瘋，

像風捲砂石，

落入山溝中！

機關槍

「哇哇」叫，

漫天飛火星，

黑龍關蹂躪脚，

呂梁山跳起來，

抖一身黃毛，

千年的睡獅今天要作怪。

一小隊，

一排，

三座大窰洞

組成的山寨，

軍民男女聯合在一塊，

分散的隊伍

集中的火力，

用暴雨

向蜂蟻射擊！

雁門關，娘子關，

太行山，五台，

以上爲牆，

隨處都有活動的營寨，

鎖關，

封口，

進來的，

就不要再走！

雲橫秦嶺

遮不住三秦健兒殺氣騰空，

生力軍

北渡黃河，

大舉反攻！

師老兵疲者

今天要潰崩，

困守涸轍的死魚，

不要再妄想天雨來救命。

同蒲路——敵人的死亡線，

慢慢的割，

猛猛的砍，

鎚子鎚，



剪刀剪，

朽了！

斷了！

毒蛇的孔穴裏

燃燒起硫磺彈！

倒了火焰山，

誰能阻攔？！

黑死病的毒菌，

飛速傳染：

正太，平綏，

平漢，津浦線，

綏，熱，察，晉，冀，魯……

掀起了全面游擊戰，

反攻呵，

向山海關！

勝利的火焰

點燃在山西高原，

放綠了汾河柳，

笑迎春天！

## 朗誦給重慶聽

重慶，你長江身上的一塊瘡，

現在又來了一大批下江化裝師，

用脂粉掩飾你的內傷，不見紅腫！

血腥的黑夜，

再細一道矛盾的繩，

我不懂

你怎樣再忍耐生命的慘痛？！

撒一江黑霧，

瞞住青天；

一羶羶螞蟻，

繞一塊爛骨頭打轉！

大街上

成羣的烟鬼抬竹轎，

七歲的小孩

背負五塊磚；

小販的叫賣

像垂死人的嘶喊，

下坡的車夫，

白了臉，

像決死的勇士，衝上前線！

貧窮，破亂，淒慘，黑暗，

休想用完整的字句，

形容你的全面！

鴉片，麻將，盜賊，娼妓……

貧血病，

迫害狂，

睜一雙飢餓的眼！

重慶，你戰敗的傷兵。

睡在山溝裏，

羞見日星！

你哭泣，

你哼……

你會昏迷，

你現在又在蘇醒！

歷史的方向，

你要認清，

在倒轉的漩溜里，

自己的船，

要自己把舵掌定！

要想想劉邦，

想想阿斗，

是準備反攻，

還是苟安退守？

美利堅，土耳其，蘇聯……

黑白的事實，擺在眼前；

不要再妄想學勾踐降吳，

日本人，比狐狸，比蝎子，

還要更狡猾，更惡毒！

呵！嘉陵江，

你漲吧，漲吧！

用氾濫的洪流

洗清這潰瘡

呵！西北風，

你颳吧，颳吧！

掃清這惱人的黑霧，

迎接朝陽！

重慶，不要再憂疑，仿徨，

新生的種子

在你的腳下



札根，

發芽，

向上長！

忘記了嗎？

廬山孤軍，

困守寒風！

洪澤湖，

瞪大了眼睛！

泰山。

昂起頭

發燥！

更衰老了

山海關，

嗚咽不成聲！

呵！反攻！

昆明，

迪化，

兩條粗壯的腿，

撐住後腰；

在日本，台，韓，  
七千萬苦難弟兄  
用「革命」相招！  
快，  
快打開變門，  
讓崙崙山的雪水  
向東海直倒！

一九三九，一，改作。

# 風火進行曲

## 1. 前奏

這可悲的癱軟的古國  
已經染上了大麻瘋病，  
那燥急的兇徒，  
還在用毒瓦斯  
毀滅她衰弱的神經！

奴隸的災難，

是血色的繁星

飛舞在太平洋的晴空，

人類的希望，

是偷來的燭光

避不開切路的旋風！

血腥的夜霧，

看守着世紀的死尸，

讓它在騷泥里發酵，

壯大了金頭蠅，

也繁殖了蛆……

我焦燥的靈魂，

被囚在蒸籠里醃煮，

倒流的熱淚

燙傷我心苗的芽綠！

然而我不懂，

矛盾糾成的疙瘩

哽在我喉嚨里發腫；

咳不出聲音

我瞪大了眼睛！

枯旱的日子，

帶上柳笠，

游行示威

要老天落雨。

三百天死城的困守，

今天下突圍令：

去！音樂家

你早醒的青鳥！

去！詩人

你「未來」的起床號！

詩歌的音響

左右革命的脚步，  
你們是時代的先遣前哨！  
在燥熱的低壓里，  
到山頭上去，  
用你放蕩的聲音，  
發出求救的信號！

2. 風火大聯歡

（風起來了）

放大了爽健的步子，



向我們奔馳！

風呵，你是一大隊

浩蕩的天兵，

來接應我們衝破這死城！

再洒一陣急雨，

洗滌我們這中了咒毒的魂靈，

讓我們從深沉的昏迷里

蘇醒更生

（風大作）

呵！從海那邊來了，

那是雪萊的呼吸

起伏大西洋的波濤！

呵！從山那邊來了，

那是普式庚的言語

燃燒俄羅斯的冷！

呵！從天上掉下來了，

那是青衣女使——

先知的傳令兵：

「燒吧，中國！」

幔空扯起一張縱火的帆蓬，

抖一口氣，

把火山的眼睛

吹醒！

七千尺高峯

萬里重疊，

把三百萬萬噸煤鉄

密密掩遮；

沉默的燃燒，

按捺住三千年狂熱，

約定了今天要飛漫！

## 五台山

打一聲噍噴，

瞌睡的老長城

脚跟再也站不穩！

一顆炸彈的爆響，

嚇慌了歇斯里的黃河

打一個螃蟹橫翻身！

（火起）

它來自羅馬，

它來自咸陽；

它藏着巴黎少女的心，

它穿着莫斯科騎兵的衣裳；

它來了，

在中國

張翅飛翔！

燒吧，火呵！

用自燃的氣，

突破黑夜的雲陣

去接應黎明！

燒沸黃河決口的波濤，

去溶化希馬拉雅山

萬年的冰凍！

燎起西伯利亞的森林，

把太平洋的波浪染紅；

去沖開富士山，

放出來飢餓的火蛇

吞食昭和的皇宮！

讓赤壁的風火，

撕裂太陽旂！

讓本州的地震，

驚醒武士道的夢！

像披着金甲的大鯨，

伸長了貪饑的舌，噴吐黑烟；

像黃毛的野獸，

樹起了蓬鬆的鬃，吼叫連聲，

跑，

跳，

歌唱，

哭，

撕撲，

擁抱，

在亞細亞

水里，

陸上，

空中。

呵！草原呵，樹林呵，村莊呵！

呵！車呵，船呵，飛機呵！

呵！上海呵，南京呵，武漢呵！

呵！大阪呵，平壤呵，東京呵！

這一陣天風是總司令，

指揮你們組排成烈火的陣營；



每一枝草木，

每一滴汽油，

都是忠勇的戰鬥員，壯烈犧牲！

用一河飛舞的血火交流，

劃清黑夜與白晝的邊境！

千年的預言，

今日實現

在中國

風火大聯歡。

風呵，更潑辣吧！

火呵，更高漲吧！

山呵，更大的爆裂吧！

譜符着風火合奏的音樂的

江河的舞姿呵，更自由活潑吧！

沒有人會厭倦你有色的，有力的韻律，

我是默默的思想，

而你是坦白的言語！

我的思想呵，

風是它的魂魄，

火是它的形像；

山是它的睡眠，

浪潮是它的運動！

呵！火色的風呵，你燒吧！

呵！狂風似的浪潮呵，你颳吧！

呵！浪潮似的山羣呵，你潰流吧！

呵！高山似的火光呵，你更堅強的存在吧！

在山頭上，

在火光里，

用風

向全世界

我吐出一串簡短的音波：

要勝利，  
要和平，  
要自由，  
要理想。

3. 尾音

(風號號而東)

風呵，你是一支支義勇隊，輕騎兵，

來無影

去無踪；

挾着火，

挾着砂，

挾着浪，

挾着歌聲；

把強盜的火藥，和

災難的血腥

掃蕩一空！

掃清那不雨的愁雲，

放出來復活的太陽

證明自由人的夢！

在火後的廢墟里，

我們洒歡喜的淚水，

灌溉潛伏的草種；

聽，是海燕在低呼春天的乳名，

明天，我們的日子要笑！

我們的世界要發青！

一九三九，三月。

## 後 話

像希望前線打一個大勝仗一樣，我們對於「偉大的詩歌」的期待，已嚷嚷好久了。然而到現在還是沒有。

不在開發民力和地力方面着手，勝利的期限還是遙遠的。詩歌也是一樣。把拜崙，普式庚請來四川抬滑竿，把馬耶珂夫斯基的黃短褐剝下，套上長袍馬褂，送到訓練班受訓，怎樣？要寫「馬賽曲」，請到馬賽去！

詩人總不是神人。麥糖很難以製出蛋糕來！

I  
對於這一年來編湊的幾首詩。自己並不滿意，這些破舊的形式，零亂的內

容，我鼓不起力氣替它寫一點解釋，讓它出去碰碰命運罷！

隨着時代的腳步，勝利的前進，讓怒漲的春水，再重新鼓蕩起我年青的血液吧！

四月，十六日，重慶，紀念我廿歲的生辰。



本定價

三